



第 28 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多尔先生（爱尔兰）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阿比德先生（巴基斯坦）

托马斯先生（圭亚那）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

工作安排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28  
6 November 1980

CHINESE

下午 3 时 2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多尔先生 (爱尔兰): 在此次辩论中, 我要说明爱尔兰代表团的观点。

裁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我们联合国全神贯注进行辩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联合国大会 1946 年 1 月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是有关裁军的决议。此后, 大会又作出了几百个关于裁军问题。1978 年, 大会举行了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自那时以来的这两年中, 我们通过了大约 80 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

显然, 如果我们的决议能够促使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那么军备水平就会下降, 世界现在也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是现在军备水平无疑是没有下降, 而这个世界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危险了。

的确, 我们好象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 即辩论裁军的世界里, 我们讨论并通过决议, 委托进行研究, 建立委员会, 研究它们的报告。在这个进行辩论的世界里, 支持裁军是美德, 所有国家都声称支持裁军。我们甚至把全面彻底裁军定为我们的最终目标。而在另一个世界里, 即现实的世界里, 采取军备行动的世界里, 各国却稳步地增加它们的军事预算和武器数量并提高武器的质量; 实行军队现代化; 试验和改进武器; 支持军备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和必要的。

我们委员会要审议的文件之一就是 1980 年 9 月 12 日提出来的对核武器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专家小组的报告。该报告给另外那个世界, 即我们坐在这里辩论的

外边的那个现实世界描绘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有 5 点尤其说明问题：第一，当今世界有 4 万多颗核弹头——大约相当 100 万颗轰炸广岛的原子弹；第二，仅只一艘核潜艇现在能够发射的爆炸力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全部弹药的爆炸力的总和；第三，在联合国专家们提出先头的那个研究报告以来的这 12 年中，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核弹头的总数已由 5500 颗增加到 15 200 颗；第四，这个总数中包括一些爆炸力极其巨大的弹头，任何一颗这样的弹头爆炸所释放的能量都会超过自火药发明以来所使用过的全部常规炸药的能量的总和；第五，自 1945 年以来已进行 12 00 次核试验，并且试验仍然每年进行 30 次以上。

这一研究报告还只是涉及核武器。还要加上军备竞赛的其它方面才能看到它的全貌。

以实际价值计算，这 8 年来世界军费开支年年增加。现在大约已达 5000 亿美元。先进的常规武器销售仍然在大规模地进行。一些国家将其发展所亟需的资源拿去购买了武器。而一些出售武器的发达国家在其它方面对发展中世界的贡献同它们拥有的巨大资源相比，却是十分不够的。

一场大战现在已经避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军事干预和干涉特别明目张胆的例子，其中一些还在继续进行。我们也看到了某些地区在邻国之间爆发了常规战争。国际社会看来无力制止这些战争。其中一些战争甚至成了敌对军事理论的试验场，成了东方或西方提供给战斗员在使用中进行试验的武器试验场。

这是一幅黯淡的景象，但这是实际情况。武器是真的；死亡是真的；浪费宝贵资源是真的；大国竞相储存和改进核武器的危险竞赛是真的。

但是这一切似乎都阻止不了我们致力于我们所说的裁军进程。在我们进行辩论的世界中，第一个裁军十年刚刚结束，联合国大会于 1978 年成功地举行了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我们已经开始计划于 1982 年举行第二届特别会议。

将来毫无疑问我们会定出新的目标，继续进行辩论，并且再通过一些方案。

我们能凭幻想生活到几时？当我们大会堂外面的现实世界在不断扩大军备，甚至还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还能坐在辩论世界里继续谈论裁军和通过裁军决议吗？

显然不能。现实的局势变得太危险、太紧迫了。现在迫切要做的是——在我们看来甚至至关重要的一一重新把我们在这里的言论同我们政府的实际行动直接联系起来。裁军最终必须在现实的世界里开始有点意义。裁军指的应当是在实际上做到停止生产军备并削减现有军备，而不是像现在那样看来是那么个意思：它成了没完没了的辩论和讨论的题目，而同时军备不断增加，危险与日倍增。

那些已经建立起庞大军备储存的国家当然负有裁减军备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发挥一份作用。积聚军备或进行战争的国家并非都是大国或联盟的成员国，大小国家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都有责任。而且，所有国家同裁军都有利害关系，因为现代战争的破坏范围和军备竞赛本身就不好限制。我们都受到了威胁，受核战争的威胁最明显。因此，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利并且确实也有义务参加裁军进程。

的确，世界前景暗淡，某些大国之间的信任看来好象处于最低点。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时候更有必要早日采取一些明确的具体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这会有助于减少目前的危险，有助于重新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而这反过来又会促成采取进一步的裁军措施。

首先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在核武器领域采取裁军行动。

众所周知，拥有核武器的五个大国认为核武器是合法的，是它们的安全所必需的。它们争辩说核武器决没有被宪章宣布为不合法。宪章毕竟允许合法的单独或集体自卫，并没有规定为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这个观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好象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其余国家会永远接受核国家之间危险并且总是在升级的竞争吗？它们个个都在追求它认为是它自己的安全而

在不断地增加我们所有国家的不安全。

看看这些数字吧。12年前两个大国拥有5500颗战略弹头。今天它们拥有15200颗，即增加了两倍。现在它们谁比1968年安全了呢？我们这些国家更安全了没有？世界更安全了没有？

我国如同许多国家一样，已根据不扩散条约摈弃了核武器。我国外交部长是1958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草案中最初建议签订不扩散条约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们永远都不希望看到使用这种武器。我们认为使用这种武器就是发疯，疯狂透顶。我不妨扼要地提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愿意看到停止这些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减少储存，尽快彻底消除核武器。

但是仅仅在这里以多数要通过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宣言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认为这种姿态实在无益。毕竟，那些声称拥有核武器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的核国家多年来都发展了这些武器，认为这是军事政策问题，并且它们总是强调指出一旦受到攻击就准备进行报复。由于它们采取这样的观点，因此就不能指望它们现在会接受这些宣言。它们会象以往一样，继续保留它们的武器，什么都不会真正改变。纵使核国家确实接受了任何这类宣言，但同时却依然保留它们的武器，那就还是不能指望它们会在战时遵守它。

在这种情况下，单是一项在这个大会里以多数票通过的宣言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不论我们多么赞同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就是彻底疯狂这一根本思想。我们需要的是现在就某些将导致采取行动的具体措施达成具体协议，达成确实能减少对我们大家的威胁、停止核国家之间的竞赛并导致裁减和消除现有核武器储存的协议。

我国外交部长9月30日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倡议采取一些控制和限制核武器的具体措施，包括早日就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采取行动。缔结全面禁试条约和缔结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协定。

我国代表团愿意在这里简要地但却是比较全面地阐述一系列具体的军备控制和

裁军措施，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措施涉及核武器、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常规武器。我可以说我们想看到早日在所有这些领域采取行动，并且我们不相信某一领域的进展一定要等待在任何其它领域里采取行动。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措施足够了，但采取这些措施将是一个真正的开端。

第一，我要谈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必须竭力促请拥有大量战略核武器的美国和苏联加紧采取措施限制进一步发展和部署这些武器，以此作为向裁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谈判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论有什么不足之处，至少是向这个目标迈出的一步。我们愿意看到该条约获得批准并付诸实施。我们希望两个大国在即使该条约获得批准之前都仍然遵行其条款。但是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我们欢迎就欧洲核军备开始谈判，并希望早日开始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阶段的会谈应第一次包括战场核武器，即现在已在欧洲部署的射程有限的核武器。

第二，我们需要作出新的努力，加强不扩散条约，以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我们对今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个五年审查会议的结局深感失望。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不要退让并防止核武器向其它国家扩散。

审查会议最难处理的是这个条约的第 6 条，它规定核国家有义务加紧实行核裁军。正如爱尔兰外交部长 8 月 18 日在审查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说的：

“争论第六条的文字内容是否已经充分付诸实践没有什么意义。政治现实是无核国家的希望和期待没有得到满足。”

这个估价结果被审查会议的工作所证实。在其它领域，尤其是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取得了很大程度的一致，但这不足以弥补因未能在根据第 6 条采取行动促进核裁军这一中心问题上达成协议所造成的失败。

我国代表团并未指望这么一个重大而复杂的核裁军问题会在这样一个短短的会议上获得解决，也不认为核国家未能履行第 6 条中的义务只是对根据该条约达成

的不扩散制度的唯一威胁。然而，这是一个核武器国家负有特殊责任的领域，是一个它们完全有能力采取行动的领域。我们认为它们没有充分履行它们依据第 6 条所承担的道义和政治义务，是破坏了我们愿意看到该条约被普遍接受的希望。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该条约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我们认为这许多国家加入该条约是令人鼓舞的。审查会议确实至少表示了该条约的继续有效性。我们认为，只要加强并普遍加入该条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核武器国家依据第 6 条规定尽它们的职责。它们需要通过具体措施早日显示出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削减现有核武器储存所取得的进展。

第三，我们需要，并且迫切需要一项可以结束不论是为了和平目的还是为了军事目的而进行的一切核试验的全面禁试条约。这本身显然就是很重要的，更因为试验是发展核武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全面禁止试验会抑制核军备竞赛升级。

我们认为，如果核国家接受全面禁止一切核试验，这对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条约的努力将具有重要的心理影响。该条约的支持者认为，该条约应当被普遍地接受，能够获得核武器的国家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应当不去获得核武器；只要现有核国家继续试验并改良（它们）自己的核武器，这个论点就永远不会具备它应有的说服力。这适用于任何试验，不论是在地下还是在大气层进行的试验。另一方面，现有的核国家全都同意全面、永远停止试验，这表明现有的核国家也愿意接受限制，这就给我们那些想看到不扩散条约巩固地确立并被所有国家接受的人以新的勇气。

我们知道，3 个核国家今年一直在为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继续进行谈判。我们注意到了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 1980 年 7 月 30 日提交给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谈判三方都认为它们在有关这个条约的谈判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很有好处，但是还不够。因为只涉及三个核国家，甚至这三个国家也是一边进行着关于一项可能的条约的谈判一边继续进行着地下试验。我们对三边会谈进展缓慢感到失望；我们相信政治意愿可以克服剩下的任何技术问题。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取得进展的一个办法就是 5 个核国家，或者即便是其中的几个，现在宣布自愿无限期暂停一切核试验。我们真正想要的，当然就是所有核国家立即接受完全暂停核试验，以便尽早签署一项永远停止一切核试验的有约束力的条约。但是如果现在即便只有一个核国家带头，必要的话，就单方宣布它要停止一切核试验，那么，对其它国家所造成的压力就会增大，可能会造成突破。

第四，我国代表团仍然催促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1978 年和 1979 年爱尔兰提出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研究这个所谓制止生产的决议的提案国之一。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据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0 年报告在达成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方面没有任何有效进展。倒是我们被告知说，该委员会

“没有机会尝试调和各方对进行核裁军多边谈判的方式、机构和基础所持的不同观点。”（文件 A/35/27，第 43 段）

不论这在实际中意味着什么，对于快点达成一项协议，这肯定不是什么好征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制止生产是朝向核裁军的一项积极的措施，因为它会制止用于核武器生产的材料的扩散，有助于将现有的核武库限制在它们目前的实力上。

第五，我们希望能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来禁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有一个严重的危险，即现代科技的发展将会导致出现新的、破坏力更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防止这个是很迫切的，我相信在本委员会里对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迫切性是不会有异议的。我们认为，现在所需的是签署一系列有关特定武器系统的单独协定，而不是签订一项涉及科学技术许多不同学科的单一公约。一项那种全面性的协定势必措词冗长而含糊，可能无法充分区别和平研究与武器研制。

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当设法查明这个领域里科学技术潜在的危险发展，以便早日加以必要的控制。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当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我们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就美国和苏联共同提出的关于普遍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倡议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希望这个倡议得到最充分的审议。



第七，近来的一些迹象使我们感到不安。某些大国正在发展化学武器以供使用，其它国家开始感到它们也应当发展这类武器或恢复它们早先已经放弃的发展化学武器的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么下去是极端危险的。我们不接受这种论点，即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储存武器，其它国家也必须储存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同核威慑的危险相处已够糟的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观念扩展到其它领域里去。

我们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化学武器方面所作的过细工作。这些谈判不得不处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是要克服民用和军事新技术所引起的困难，以及这些所牵涉的核查和界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应当继续下去，以便可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完全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第八，尽管采取限制或抑制这些主要新型武器的发展的行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战争，事实上包括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当今，世界军费开支 80% 都同常规武器有关。因此，任何严肃的裁军措施都必须包括裁减这些武器的行动，特别是因某些核国家说，如果它们接受核裁军而不作出相应的努力裁减常规武器，将会造成一严重的不平衡。因此我们欢迎丹麦关于要求对常规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进行研究的倡议。

尤其是因为欧洲一直是常规武器及核武器的一个主要集结地区，我们认为，作出努力控制和裁减欧洲的这些武器就格外重要。

然而，常规武器不限于欧洲，许多地区都有当地的军事竞赛并且有时候还导致冲突。常规武器的集结也是对往往是发展所亟需的资源的一种浪费性挪用。因此我们赞成采取国际行动控制和管理世界范围的常规武器贸易，我们呼吁那些现在还把出售军火当作仿佛是正常贸易项目的国家实行克制。

我们最近在常规武器问题上至少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步骤。这就是成功地结束了所谓“不人道武器会议”——即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的会议。在那次会议开始时，爱尔兰代表团即要求禁止使用特别

残酷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

已达成的协定并不象许多国家包括爱尔兰所希望的那样全面。但它也是一项有益的成就。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保护平民免遭燃烧武器的伤害，包含着一些保护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使团之类对国际法而言是全新的规定。

会议一开始，爱尔兰代表团就建议建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们认为它会提高协定的可信度，突出我们尊重协定的义务。我们和其它有兴趣的代表团将要求落实这个意见。我们认为会议的结果尽管可能是有限的但却令人鼓舞，我们希望通过使用将来审查的程序进一步扩展和发展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方面的最新协定。

第九，我国代表团认为也应当作出认真努力通过多边的可核查的协定来削减军事预算。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某些大国正在考虑聚积而不是裁减军备，增加而不是减少军费。然而，我们还是想看到工作有所进展，至少确立一个议定的统计基础，以便能够对军事预算进行公平的比较，然后达成真正削减军费的协定。

如果能够制订这样一个协定，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考虑采用一个国防支出的最高限额，作为一个自愿指标数，以鼓励各国遵守并且随着裁军的进展可以往下调整。在目前，例如，在发展援助领域，工业化国家正在试图订出一个自愿指标，表示出它们应对发展所作的贡献占国民生产总值多大百分比。是否可以设想就一个国家正当的军事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百分比达成一个类似的国际谅解？这个建议当然是一个有限的建议。指标将是自愿的，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但至少它作为指标数字的存在会有助于确立军事开支上限的观念，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容易实现削减军费的气氛。

我已经说过，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重建我们有关裁军的辩论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之间的联系。我也说过，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明确的措施，而不是泛泛的有时是简单化的、毫无实际作用的声明；我试图提出一系列我认为必须

采取行动的这种切实步骤。最后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这些步骤：第一，我们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得到批准和执行，并开始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工作。第二，我们需要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条约；这要求核国家必须履行第 6 条规定的义务，向真正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第三，我们需要尽快地签订一项为所有核国家接受的全面禁试条约。在对此条约进行谈判的同时，我们需要全面暂停一切核试验。第四，我们需要停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第五，我们要求采取设定的国际行动禁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较好的办法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协议。第六，我们要求达成协议禁止放射性武器。第七，我们要求签订一项禁止生产或使用化学武器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第八，我们要求采取行动限制常规武器并控制世界范围的常规武器贸易。第九，我们要求在通过一项国际协定削减军事预算方面取得进展。第十，我们提出一种构想供将来研究，订出一个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的自愿指标数字作为国家军费的上限。

这些都是我们在为 1982 年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作准备的时候所面临的重要而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声言要努力达到的目的——即全面彻底裁军，那么，需要做的还很多。但是如果从现在超过了一年我们没有在我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我们确实应当考虑我们究竟能否达到这个目的。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共和国）：有造成彻底毁灭的危险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着人类：这么说，已是老生常谈了。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承认这个事实。它说道：

“由于各国竞相大量积累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人类今天面临着空前的自我毁灭的威胁。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第 S-10/2 号决议，第 11 段）

然而，尽管全世界都敏锐地感觉到发生一场巨变的可能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尽管各大国都宣布具有和平的意向，但是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还在继续加紧进行。

事实上，自迎来核时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作出了促进和加强缓和的努力，但是以东西两极化为特点的国际关系依然真实地表现为一种不和不战的局面，这就是冷战名称的由来。这种局势表现于在欧洲和在发展中世界寻求、建立和巩固势力范围。发展中世界自那时以来就成了大国对峙的好场所，它们在那里寻求盟友和它们的基本商品的消费者。

不论是1969年宣布第一个裁军十年还是双边或多边签署军备控制和限制军备的重要国际协定都没有使这个趋势放慢，更不用说扭转这种趋势了。

这个趋势一直在持续。自广岛事件以来，各国没有停止过改进原子武器，其威力已由千吨级增加到百万吨级；除此之外，它们还把原子武器微型化，制造出战术原子武器。目前正在设想，在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的话，由于原子武器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威慑效果。

对核武器新数据的日益加剧的探求继续鼓励着进行核爆炸。从秘书长有关核武器的研究报告来看就特别明显，该报告说，

“自从1945年进行第一次核爆炸以来，核国家已进行了1200多次核试验。”（文件A/35/392，第86段）

虽然拥有主要战略核武库，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反导弹导弹、多弹头洲际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巡航导弹、多种多样的重型轰炸机等等的是两个超级大国，但是其它力量较小的国家也拥有原子武器。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采取控制措施和保障措施来防止自动触发一场核大屠杀，然而，核国家关于威慑理论的战略思想和建立打击力量及采取攻击城市的战略的主张——这些主张扩大了它们关于核战争的设想——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危险。

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虚假核警报表明，这些数据、指挥、控制和通讯等等系统，不论多么精密，还是远非万无一失。

霸权主义的竞争更加激起愤怒、对抗、危险的紧张局势和它们在世界一级上挑起和造成的冲突，给核扩散火上加油，以致许多国家仿佛都深信获得核力量是它们安全和可信性的唯一保障。这可能说明了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内外为禁止核试验所作的努力何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种情况一般说可能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但也是因为现在核选择看来和安全问题，甚至和某些国家的生存相联系。

二十世纪人类决定把国际和平与安全建立在恐怖平衡的基础上也许是我们时代最具有悲剧性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同样悲惨的是投入军备竞赛的达到灭亡数字的金钱，约近5000亿美元，竟这样从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挪用去了；而人类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经常为健康、食物和教育问题所困扰。

喀麦隆依然忠实信守它签署和批准的不扩散条约，同时它也同其它缔约国一样关切和平利用原子能，加速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个健康迹象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核军备竞赛有给人类带来毁灭的危险，因此，也就愈来愈坚定地表明愿意把它的安全建立在缓和、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寻求单方面的优势、奉行支配和霸权政策、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都应当从国际社会消除，以便最后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氛围，使所有国家都能进行合作以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的的实现。

以不结盟和国际合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的喀麦隆，一贯支持我们这个组织为促进全面彻底裁军所作的努力。因此，联合国大会所作的一切旨在达到这个目的的决议总是得到我们的支持。

我们同不结盟国家一起提出的倡议导致了两年前召开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并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项最后文件。在我们看来，最后文件为

制订旨在实现有效裁军的具体措施的综合方案，提供了一个最适当的基础。

我们深信联合国大会奠定的、最近又在第十届特别会议加以补充的这个协商和谈判的基础能够使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只要各国，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意愿，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我们同秘书长一样感到遗憾的是

“裁军活动看来仍然多半局限于讨论组织和程序问题，而不是讨论实质性问题。”（文件 A / 35 / 1，第 12 页）

并且是多年来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满意地注意到现在包括了五个核大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安排并就一个明确的议程达成协议。因此，下一阶段就顺理成章地要开始实质性谈判，以期在 1982 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达成具体协议，这对国际社会将是一个激励。

在本委员会议程上，摆着的许多问题中，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相威胁的有效国际安排是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切的问题。我们希望为审议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工作小组在本委员会下届会议开始时再继续进行实质性谈判。紧急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应有助于减轻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焦虑，但又不使它们忘记对付核威胁的最好保证在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两年来提出的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构成的意见。我们从该委员会的报告第 73 段满意地注意到，该委员会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着手重新审查它的构成并就此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同时我们必须说明，尽管我们支持所有国家有权在某个时候在这个关系到全人类的谈判论坛做出它们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也认为不用再扩大该委员会的成员名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非常任成员国适当轮换应当使该委员会能够充分行使职责，同时仍然照顾到连续性、有效性和普遍性等标准。

我在结束发言前必须重申我国支持关于无核区的概念。核武器国家必须尊重世

界某些地区的一些自愿放弃获得核武器的国家作出的决定。因此我们依然对普勒陀利政权所持的侵略态度深为担忧；尽管非洲统一组织宣言宣布非洲为无核区，但是这个政权还没有停止加强它的核能力。

我们仍然在等待安全理事会履行它的责任，对这个种族隔离政权施加有效的制裁，迫使它与联合国合作。在这里应当提醒所有那些在核领域同南非合作的国家，它们这样蔑视联合国的决议就使它们似乎希望在其它方面为支持不扩散作出努力的可信性丧失殆尽。

我们真诚希望，在为第二个裁军十年进行筹备的时候，一种新的和平精神会在国际关系中取得优势，各国会显示出更坚决的意志实施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具体措施，以便最后制止人类所进行的这种朝向自我毁灭的毫无意义的竞赛，至少把因此而腾出的部分资源转用于改善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阁下，首先我要和前面的发言人一样祝贺你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这是个重要的职位。我完全相信在你的明智的指引下，借助你的外交艺术，本委员会的工作将会圆满成功。我还要祝贺两位副主席和报告员的当选。

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应在本委员会得到优先审议，这是因为目前世界军费呈现出不断增加的危险趋势。人类因为核武器库的存在而受到了全体灭绝的威胁。

秘书长载于文件 A / 39 / 392 中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报告谈到了核国家存有大量核武器的骇人听闻的情况。报告表明世界有 4 万多颗核弹头，总爆炸力相当于 1945 年炸毁广岛的炸弹的 100 万倍，即相当于 130 亿吨梯恩梯。为了使人们可以对此有更好的理解，专家们在这个报告中说，这可以使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平均分到 3 吨梯恩梯。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世界军备竞赛的开支持续上升，由 1970 年的 1800 亿美元上升 5000 亿美元。这笔花在军备上的巨额金钱可以用来满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因

饥饿和社会发展不足而受到死亡威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基本需要。除了平均每分钟开支 100 万美元这个庞大的数字外，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科技知识的男人和妇女被支使去提高毁灭性项目的质量和数量。

在我前面发言的每一个代表都对空前的武器积累，尤其是核武器积累，以及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对人类所造成和威胁表示担忧。这种恐惧由于据报道去年美国发生的一系列意外的虚假核警报而加剧了。这些由于电子警报系统发生故障而引起的虚假警报，如果持续时间再稍微长点儿，就会造成对世界生存很严重的后果。

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往往会重演的，无法保证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严重事故不再重演。幸运之神不会永远同我们在一起来保证这些事故在发生最坏的情况之前的极短时间内被挽救过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生命进行赌博，对这类事故听天由命。

1978 年，联合国大会在第十次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项最后文件，表达了对核军备和常规军备集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乃至对人类的生存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表示关切。它说：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文件第 S—10/2 号决议，第 47 段。）

很显然，在执行我刚才引用的最后文件方面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种大国裁军不见进展的状况加剧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也是令我国深感担忧的一个根源。因此，如果要在世界上实现和平、安全和发展，就必须在裁军领域加紧作出一切努力。

美国和苏联 1979 年 6 月 18 日在维也纳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激起了人们的希望，这项基础工作的完成会给采取若非扭转也能制止核竞赛的真正切实



可行的措施铺平道路。由于这项条约的谈判就花7年，在批准该条约方面遇到的僵局已打击了人们的希望。

正是在这个领域里需要超级大国是有避免核军备竞赛的政治意愿，而政治意愿只有有了一种各国之间互相信任的气氛时才能培养起来。这反过来又要求严格遵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现在是采取积极行动排除核战争威胁并确保持久和平的时候了。只要核军备竞赛不停止，储存不销毁，那么人类将仍然被自己所创造的武器所困扰。

我国代表团坚信，两个超级大国应当早日采取行动批准和实施陷入停滞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并缔结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

另一个需要迫切注意的问题是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问题。正象我早些时候在发言中指出的那样，有限的技术人力已被滥用到核军备及大规模毁灭性常规军备的质量改良上。必须把这用错了地方的人力腾出来，部署到有益于人类福利的领域去。这样就会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这种气氛是裁军方案取得成功所必需的。

大国每年在军事开支上花费巨额金钱。闭眼不看数百万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遭受饥饿、疾病、愚昧和剥削的痛苦，对此，发言人已表示了忧虑。裁减这些国家的军事预算不仅可以使军备竞赛放慢，而且也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贷给贫穷国家，帮助它们同社会弊病作斗争，促进它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自从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12月通过第2832 (XXVI) 号决议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以来，已经过去9年了。而至今还没有人遵行那个决议。相反倒是大国在这个地区加紧了竞争。在这里我不妨回顾一下我国外交部长W.M.查库利亚所说的话。他在1980年9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说：

“……赞比亚严重关切地注视着印度洋周围及海湾地区目前的局势。我们

对大国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加紧竞争深表遗憾，因为这些竞争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例如在去年，大国之间加紧了竞争，实际上使得印度洋成了冲突区而不是和平区。不和的种子已经播下，这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充分尊重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希望，同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合作努力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各项目标。”（文件 A / 35 / PV.11，第 92 页）

每一个大国都曾声称它在印度洋是因为它的利益由于其它大国的存在而受到威胁，正是对“利益”的同样要求可能触发超级大国之间一场会危及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冲突。

秘书长关于“非洲非核化宣言的实施”的报告（载于文件 A / 35 / 402 和 Corr.1）已经证实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疑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经获得了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技术。早在 1977 年就已有报道说该种族主义政权已经做好了在卡拉哈里沙漠试验一个核装置的准备。然而，1979 年 9 月 22 日美国一颗人造卫星在南大西洋地区发现两道闪光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南非拥有核能力以及它随后会给整个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疑虑。

尽管秘书长的报告说：

“南非或任何其它国家在南大西洋地区进行过一次核爆炸的最初猜测尚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被完全推翻。”（文件 A / 35 / 402，第 77 段）

但南非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和必要的运载工具这点既已肯定，就很难排除这个断言。而且，专家们未能证实此说为不真实，还进一步肯定了该政权已经爆炸了一个核装置的可能性。

南非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已经获得生产核武器能力这一事实的确立，就足以把

冲击波送入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头脑中。

由于南非用作缓冲地区和给南非一种心灵上的慰藉的津巴布韦的独立，普勒陀利亚政权现在已经感到绝望，正在用各种各样疯狂的拖延战术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应严重关切南非拥有核武器问题，同时不忘该政权凶暴的种族隔离政策。

纳米比亚和另一个前线国家安哥拉，由于它们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解放斗争，已经成为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放肆进行无端侵略的目标。南非孤注一掷地企图保存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可能会不顾一切地使用核武器攻击独立的非洲国家，从而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非常不幸的是南非是在某些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西方国家的纵容之下获得核技术的。

国际社会应当注意秘书长报告中的警告：

“不可低估核武器的极端危险性，但如果它们落入一个死命维护白人至上的政权手中就特别不祥了。传统的安全利益观念和对威胁的看法可能只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这样的局势，即最大的威胁实际上是来自种族主义政权否认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人的基本权利，这样一个政权准备使用强硬的压制手段维护其利益和特权。这样一种局势显然招致了南非的荒谬反应和行动。”（同上，第91段）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在提到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时候强调指出，刚刚结束的第一个十年在实现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战争危险这一目的方面成效甚微。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争取在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项任务很艰巨，但只要有诚意，就可以完成。

阿比德先生（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代表团今天要就裁军综合方案发表意见。我没有必要详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因为其它几位代表已经更加雄辩地作了

详述。

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处理这一问题的工作组，从我们收到的报告（文件 A/35/27）看，很明显，这个工作组也许很快能够就应载入该方案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似乎已有足够的材料制订出这个综合方案。这包括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草案，美国和苏联于 1962 年所提交的条约草案，以及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提出的工作文件。

国际社会已经多次重申决心达到在有效国防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这在联合国大会宣布第一个裁军十年的第 2602 (XXIV) 号决议中已经正式确认。但是，尽管通过了这个决议，国际社会在过去 20 年中所作的努力已把基本焦点由审议真正的裁军措施转移到审议部分和并行的军备控制措施。

最后文件在第 109 段已经指出了—个旨在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方案的要素，裁军审议委员会又就综合方案的要素提出了建议，从而加强了这些要素。因此现在有待裁军谈判委员会把这些要素制订成—项具体的综合裁军方案，该方案应当同时表明能导致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最终目的裁军措施的时间表。

巴基斯坦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议，这个方案也许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立即措施、短期措施和最终目标。立即措施应该是为了防止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将包括这样—些项目：全面禁试，达成有效的国际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促进无核武器区，以及就核不扩散和和平利用核技术达成国际—致意见。

第二阶段应当致力于裁减现有的核武器、常规武器及其它武器。这些措施包括签订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所有核国家共同签订—个限制并裁减它们的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总协定。第三个亦即最后阶段包括采取保

证彻底消除和销毁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其它武器、将各国武装力量裁减到维持国内秩序所必须的水平。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国际裁军机构以控制并监督议定的裁军措施的执行。

自然，裁军过程需要在全球及地区范围内实行，同时保证维持所有有关各方之间的军事能力的平衡。

勿庸置言，我们坚决认为整个裁军过程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联合国将来不仅必须在制定和通过综合方案方面起中心作用，而且还必须密切地并有效地关切执行在这个综合方案内将来议定的措施。

在提出这项建议时，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这个方案的终级意义将有赖于其性质，也同样有赖于其内容，因为我们深信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应当使所有国家都承担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去分阶段在一定时间内执行一系列相互有联系的裁军措施。方案的目的是到 2000 年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同美国和苏联早在 1962 年提交给 18 国裁军会议的条约草案之中提出的建议有多少是一致的。

我国代表团已认真地注意到根据 1978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第 33 / 91 E 号决议指派的政府专家小组编制的关于区域裁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简明而全面地审查了这个重要问题，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机会与其它抱有同样想法的代表团一道依据载于文件 A / 35 / 416 中的该政府专家小组关于区域裁军的出色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议编制能够提交给第一委员会的各项决议草案。同不论区域的或全球的裁军措施相联的是建立信任措施的观念。我们把后者看作是整个裁军谈判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巴基斯坦在创立无核武器区和促进作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方面所作的努力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对这一重要事业的一贯关心。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欣然遵行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那项请秘书长在政府专家协助下编制一个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报告的决议。这包含在我们议程的第 48 (g) 项中。我要向本委员会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代表团也将同第一委员会的其它成员一道努

力促进作为裁军谈判进程的一部分的建立信任措施。

托马斯先生 (圭亚那)：裁军问题一直出现在本委员会的议程上，这就再次表明了国际社会多年来未能有效地处理不断增加的武器扩散问题；但它也反映了国际社会有充分根据关切并决心继续作出努力来制定措施，以实现核裁军和彻底制止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

历史，以及对某些人来说还有经验，已经清楚向我们揭示了使用核武器所含的灾难性后果，核科学家和世界舆论已经更加频繁地指出了核弹爆炸的恐怖。秘书长在他的题为“核武器的综合研究”的报告（文件 A/35/392）中，请人们注意核武器的可怕能力：

“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此没有什么坚固的目标足以抵抗核武器的强大威力，也不存在能够对付一场决心进行的攻击的有效防御。核战争中的防护，遇到攻击时也是如此，因为给进攻的力量加上了限制。在这种意义上，人类面临着绝对武器。”（文件 A/35/392，第 142 段）

但是核国家继续发展和完善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看来它们不考虑人类的未来。今天，超级大国不去作出协调一致的坚决努力来限制并最终消除要求愈来愈多地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不知足欲望，核国家为了取得军事优势继续加速军备竞赛，这只能加剧世界的紧张局势，使已经只是保持着脆弱平衡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

因为这些缘故，我国代表团赞同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必须把禁止核试验当作一个优先问题。因此圭亚那支持早日签署一项关于全面禁试的协定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我国希望谈判和讨论能够取得进展，以便早日签署这个期待已久的条约。

对我们的优先事项作一番反思，确实令人伤心。当今，世界军备开支已达

5000 亿美元，而工业化国家又辜负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没有把它们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确，它们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还不到它们军备开支的二十分之一。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建议将执行裁军措施腾出来的资源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缩短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自从提出那项建议以来，并且是正当国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军费开支继续无情地增加了，这对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正和安全的世界的承诺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严酷的、辛辣的讽刺。

当我们谈到核不扩散问题时，我国代表团理解许多无核武器国家对不扩散条约产生的怀疑与不满。只要核武器国家不履行根据该项条约承担的义务，而同时又强调核武器扩散的危险，无核武器国家对该条约的实际价值就会继续怀疑。核武器国家对这项条约的这种有选择性的解释已经引起了严重的信用差距，人们不相信核武器国家真正承诺结束核军备竞赛、实行核裁军、并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使无核武器国家能得到和平应用核技术所带来的益处。

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其上届会议期间专门讨论了“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现有储存”这一项目，尽管我们仍然对该项目的缓慢进展感到失望，但我们希望将来的审议工作会取得更实质性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坚决维护巩固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支持第 34/87C 号决议中的建议，即审查签署一项不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安置这种武器的协定的可能性。任何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只会增加限制核军备竞赛和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主要目的之一——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对南非的核能力表示关切，特别是因为这个国家奉行种族隔离政策。自大会第一次呼吁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以来到现在都快 20 年了。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公然蔑视国际社会表达的意愿。因此南非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并非无关紧

要，必须在南非对着干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背景下来看待南非日趋提高的核武器能力。这种能力对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对非洲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促请会员国不要协助南非进一步发展核能力，重申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要求南非停止在非洲大陆——一个自从1961年就被宣布为无核武器区的大陆——上再进行核试验。

军备竞赛的明显恶果及裁军的迫切需要是众所周知的。各国政府都深知核军备的潜在毁灭性质。由于核武器的日益精良和具有毁灭能力，争夺军事优势的竞赛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只要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发射核武器，文明本身就会彻底毁灭。可是全面彻底裁军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形势是严峻的，但并非没有希望。为了实现裁军，相互合作与信任以及政治志愿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这些因素全部具备并确实很明显时，人类才有实行真正裁军的希望。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定会合作，千方百计促成这个目的的实现。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现在发言的原因是要谈谈过去数年中多少习以为常的对制止军备竞赛的办法的混淆和误解，我以很大的兴致尽力去多聆听这里进行的辩论。它真正是意义重大的辩论，因为辩论是出于世界的事态发展及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所引起的危险感。因此，一个压倒一切的想法就是必须制止军备竞赛。

但只是说出了这种需要，而没有去研究制止军备竞赛的方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找出军备竞赛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制止军备竞赛的办法，因为军备竞赛是一个同裁军截然相反的过程，不同于裁军。

这些年来，我曾经指出，尽管谴责军备竞赛，但没有探索合乎逻辑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人们倒是似乎以为任何并行的裁军措施或任何朝向限制和裁减军备的进展都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停止，这真是荒唐。相反，军备竞赛的存在本身就妨碍了就限制或裁减军备达成任何协议，因为很显然不可能在给武器储存增加新的更有效



的毁灭性武器的同时去裁减军备。

这是不合逻辑的。不首先作出努力去制止军备竞赛以便使裁军有可能取得进展，而是把联合国的注意力直接转向为限制和裁减军备所作的努力，仿佛军备竞赛就不是现实。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过去传统的裁军努力使然。

裁军进程最初开始于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去，当时根本不存在武装起来的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军备竞赛。裁军进程继续了许多年，直到1934年失败为止。随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军备开始了，接着就是军备竞赛。但同时并没有为实行裁军作出努力。一方面是极力要实现裁军——众所周知，这是无希望而没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又通过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进行狂热备战，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形势，一种在进行军备竞赛特别是能够彻底毁灭一切的核军备竞赛的同时去为裁军作出努力的自相矛盾的形势。

结果，也就是我所要谈到的一点，我们必须把联合国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制止军备竞赛上，把这作为明确的优先工作来抓，因为在军备竞赛继续无阻——并且是飞跃式进行——的同时，是不可能理智地达成裁减或限制军备的协定的。

我们从过去的记录中便可以看出，军备竞赛的升级何其迅速，何等卖力，裁军的努力又是多么的寸步难行，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此，如果我们这样下去，决不会有任何结果，更不用说取得什么裁军进展了。

我必须强调有必要将联合国及其各个论坛——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军谈判委员会和第一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制止军备竞赛上来。

对军备竞赛的关切势必促使我们去探讨其原因。原因很多；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上一世纪强权政治所产生的势力均衡观念，当时还不存在核武器威胁。正如历史家所言，势力均衡引起了两次破坏性很大的世界大战。而且，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里，势力均衡变成了武器均衡。因此，为了制止军备竞赛，我们必须通过武器平衡

以外的办法、即通过联合国寻求国际安全的办法来求得安全。而这是我们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宪章规定了一个国际安全与秩序体系，要求我们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定，以形成一个不存在军备竞赛的局势。我们正在违反宪章。我们进行着军备竞赛，同时我们又硬说在为实现裁军作出努力。其实，只要军备竞赛还在继续，那么裁军努力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中必须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的使其决定产生效力和效果的措施，以便我们能够以一种通过合作而不是通过军备竞赛的对抗朝着裁军与和平前进的新气氛中进行裁军。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讨论的项目中和我们正在这里进行讨论的项目中，都有一个建立信任的项目；但是只有依据宪章建立国际安全才能建立信任。那时就会信任联合国，并互相信任。如果继续违犯宪章，那么在一个不安全并且日趋混乱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建立信任措施的。为了维护国际安全和避免核灾难这一共同利益，我们必须放弃军备竞赛的对抗与敌视而走向互相谅解和合作。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

如果我们看看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就会看出，尽管报告是在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后提出来的，但它在谈及国际安全时根本没有涉及如何制止军备竞赛的问题。根据它这两年的议程，它没有作出努力去处理势力平衡问题和取代军备竞赛的国际安全问题。这里我要提到最后文件的导言，它说：

“虽然所有国家所作努力的最终目的仍然应当是……全面彻底裁军”——只要军备竞赛继续进行，这个目标显然就无法达到——“……当前的目标应该是消除核战争的危险，执行停止……军备竞赛的措施。”（第 S—10/2 号决议，第 8 段）

因此，当前的目标就是制订制止军备竞赛的措施，但是我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没有充分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文件中的宣言说：

“唯有有效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同上，第13段）

所以，这里最后文件说的是我们首先必须开始有效执行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然后再迅速大量地裁减军备。

我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国际安全问题进行谈判的需要必须满足。作为裁军努力的一部分，我在考虑提交一份关于国际安全需要的决议草案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中还有一个它不曾触及的项目，即国际安全与裁军的关系。但是，我认为，这是个迫切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得无故拖延。

将世界安全建在军备均衡之上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也否定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积极的思想。在一个进入核时代和太空时代的世界里，每个国家的利益只有从它作为其一部分的整个世界有机体的利益的角度去考虑。

### 工 作 安 排

主席：我们必须结束对裁军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在我们就全部裁军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各国代表团大约作了112次发言，对我们的审议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本委员会现在会以决议草案的形式反映这些重要贡献。

根据我们已经调整的工作时间表和计划，本委员会将于11月7日星期五开始审议决议草案并采取行动。本委员会前几年的惯例是，决议草案的介绍可以不必按提出议程项目的时间顺序或分发编号的次序进行，只要提案国准备好就可以介绍。

至今，在本委员会已经提出8份决议草案，我请提案国在我们讨论期间尽早介绍这些决议草案，以便其它代表团可以对它们作出评论。

我还要强调，尽管敦促会员国遵守 11 月 14 日这个提交决议草案的最后日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决议草案应当留到那时提交。请各国代表团尽快提交决议草案。最重要的是，应当优先考虑提交那些涉及经费问题的决议草案。

我肯定所有会员国都会同意，审议决议草案应当被视为我们裁军项目辩论的两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为了能最充分地审议所有草案，我不想建议定出一个就决议草案要求发言的报名截止日期。请会员国就具体的决议草案发言，因为我们的一般性辩论业已结束。会员国可以在一次发言中谈到一份、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决议草案，或者，如果它们想分别来谈其中一些决议草案，根据需要，作多少次发言都可以。

我昨日上午在我们的会议上指出，如果主席觉得某些决议草案可以早点儿采取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但有一项谅解，即：适当提前通知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并且我们将把这个程序适用于那些没有遇到重大困难的决议草案。

我必须补充，每周拿出些时间对已经结束讨论的草案进行表决。这种不把草案留到全部裁军项目的决议草案都审议完毕才采取行动的程序将不仅有助于大大加速本委员会的工作，也有助于大大加速联合国大会的工作。将会预先通知各国代表团，必要的时候还会保留一个备有机械投票系统的房间，尽管我希望我们不必老去使用这种系统。相应地，请允许我促请各位成员就实质事项进行协商，以便在向本委员会介绍决议草案供最后审议之前取得最大限度的一致。

依据本委员会昨日上午作出的决定，星期三和星期四即 11 月 5 日和 6 日，将用于依据第 34/101 号决议建立关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自由参加的特设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将在这个会议室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预定明天，即星期三下午三时举行，第二次会议预定在星期四同一时间召开。

除了审议这个工作组的实际构成外，在这些会议上，还将进行一般性的交换意见，以便能够进一步推动现在正在就这个议程项目进行的非正式协商。

由于我在大会审议的一些迫切问题上还有其他义务，我向诸位成员提议考虑由圭亚那代表团的巴顿·斯科特兰先生担任这个自由参加的特设工作组的主席。我作此建议是因为我铭记着他作为第一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主持不结盟集团会议所作的出色成绩，不结盟集团对将由这个自由参加的工作组审议的公约草案做出了很多努力，进行了大量审议。我深信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会赞成这个建议。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委员会赞同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第一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将于星期五即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召开，如果报名发言的人不少于四个人的话。我建议各国代表团看看联合国日刊以核实下次会议的日期。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